

闽安戍台将士与牡丹社事件

■林金炎

我出生在马祖,服务教育界33年后退休,回到祖籍地福州。冬日时节,我第二次来到马尾闽安村的闽安协台衙门,一心寻觅旧日记忆。承蒙一位村民的热心相助,我搭乘他的“摩的”,沿着蜿蜒小径一路前行,最终抵达虎头山腰,眼前赫然出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闽安戍台将士“义冢”(即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)。

这是一群远征台湾屏东牡丹社的将士墓冢——他们或战死沙场,或染疫身亡,遗体被火化后运回故里,合葬于此。我肃立墓前,深深地向英灵三鞠躬,心中满是感念,感恩他们为守卫台湾作出的伟大牺牲。

之后,我走进村里一家小吃店,点了一碗扁肉充饥。老板娘与我闲聊间,得知我特地来凭吊戍台将士墓冢,便娓娓讲述了一段往事:十多年前,这处义冢被杂草淹没,当地人除草修剪、悉心打理后,专门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公祭仪式。当天原本艳阳高照、万里无云,孰料祭典仪式进行到一半时,义冢上方突然涌来乌云,一场阵雨骤然落下,仿佛天地也在为英烈垂泪,真可谓“天人同悲”。听罢这段往事,我的内心深受触动,久久难平。

离开村子返程时,恰巧遇上开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公交车,我便顺势登车前往参观。这也是我第二次走进这座馆藏丰富的博物馆,二楼展厅陈列着牡丹社事件的相关史料,涉台文物与图文介绍颇为详尽,此番重游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为进一步梳理这段跨越闽台的血脉记忆,还原戍台将士的英勇事迹,随后数日,我又走进福建省图书馆,相继借阅了《戍台名将》《福州市志》《闽安镇志》等资料,在纸页间追溯那些历史细节。

从巡检司到协台衙门

闽安,扼闽江出海口之咽喉,军事与海防地位由来已久:自宋代开始,闽安建衙门,当时称监镇卫,时为福建四大古镇之一;元代称巡检司,明沿袭。郑和七下西洋,其中六次在此招募水师;明朝军队也曾从此出兵,成功击退葡萄牙武装船队的挑衅,缴获佛郎机炮20余门。

清顺治十五年(1658),范承谟任闽安总兵,在巡检司原址扩建协署,环石城,改为闽安协署(闽安协台衙门),使其成为福建水师的军事指挥中心,统辖左营、右营及烽火营,常驻兵力达3000人至5000



位于马尾闽安村的闽安协台衙门。(作者供图)

人。此外,福建“海坛镇总兵署”、“金門镇总兵署”、“东山镇总兵署”及广东“南澳总兵署”,均会定期派兵前来协助防务。

清政府对台湾实行“班兵”制度,在其统治台湾的212年间,前百余年间从福建各地抽调兵源赴台驻防,实行三年一轮换制度,每府厅轮调多达70余次。仅康熙一朝,累计有13万余名官兵参与戍台防务,兵种包含战兵、守兵、骑兵等,归福建水师提督兼辖,由台湾镇总兵直接统辖。

清初,台湾治安不稳,局势动荡,起义此起彼伏,民间有“三年一小反,五年一大乱”的说法。康熙六十年(1721)朱一贵起义、乾隆五十一年(1786)林爽文起义期间,闽浙总督常青皆从闽安调兵支援:先是令闽安烽火营300名官兵,听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调遣,由闽安出发,抵达淡水,分两路围攻林爽文;其后又增派省兵1500名,饬令闽安协副将徐鼎士携带足军火器械,前往台湾协同守御。

戍台官兵的足迹遍布台湾各地,他们只身赴台,不得携带妻儿父母。为慰藉乡思、凝聚人心,同乡官兵会在驻扎地设立私馆,奉祀“天后”;鹿港新兴街的天后宫,便是由闽安籍官兵集资建成。

牡丹社事件始末

琉球王国原本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,两者宗藩关系绵延500年之

久,琉球定期向明朝进贡并接受册封。清朝建立后,延续这一宗藩关系,清廷亦派遣正使出使琉球,乾隆年间更赐予“琉球国王之印”。

1871年12月,琉球贡船在回程途中遭遇台风,漂流至台湾南部,船上50多人被附近的牡丹社居民杀害。

1874年春,日本出兵3600多人在台湾登陆,设立台湾都督府,修筑医院、营房、道路,分发日本国旗,吞并台湾的野心昭然若揭,史称“牡丹社事件”。

清廷获悉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后,立即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大臣、福建布政使潘蔚为帮办,前往台湾处理海防事务、部署军事防御,并负责与日方交涉。

沈葆楨受命后,坚决反对妥协,准备对日作战,征调船政轮机水师12艘舰船,迅速控制台湾各重要港口,把守台湾外海的咽喉澎湖;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,增建炮台、运送兵员、物资等,士气民心为之大振,日军忌惮不已。当年台湾瘴毒肆虐,疫病流行,日军死亡众多,士气低落,又见沈葆楨布防周密、无懈可击,在军事上难以取胜,被迫撤军。

牺牲将士安葬在闽安

闽安协台衙门左右营将士跟随沈葆楨出征期间,因长途海上颠簸加上陆路行军,疲惫不堪,加之台湾南部瘴气盛行,战死或染疫死亡者

达130多人。牺牲将士的遗体火化后,骨灰装入瓮中运回福州闽安,统一安葬在闽安协台衙门后侧约2公里处的虎头山麓。

这处义冢一面依山、三面临谷,墓冢以三合土夯筑平整,各竖立一块高约30至40厘米、宽约20厘米的花岗岩墓碑,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姓名与籍贯。历经百年风化侵蚀,部分碑文仍依稀可辨,诸如“闽邑王敬仕墓”“福清陈春元墓”“长乐陈学莲墓”“连江黄潮清墓”“同安王邦生墓”等。墓碑前方竖有一块大碑,阴刻“义冢”二字,旁侧题款:“同治岁次甲戌冬十月吉日立”(即同治十三年,1874),与“牡丹社事件”发生的年份恰好对应。

“牡丹社事件”之后,清廷深刻意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,从消极治台转为积极经营。沈葆楨认为台湾军备建设刻不容缓,他以台南府城为根基,主持修建“安平炮台”(亦称亿载金城),派兵驻防枋寮、东港等地,同时在旗津修建炮台。此外,鉴于台湾南部海难频发,又推动在恒春增设鹅銮鼻灯塔。

李鸿章亦批准调派淮军精锐铭军(刘铭传部)6000余人、洋枪队及粤勇8000余人相继赴台守备,并在台湾增设府县、推行“开山抚番”政策、废除渡台禁令,大力推动台湾的开发与建设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红色的洗礼

■钟怀亮

打从记事起,每次从福州回到故乡龙岩,父亲总爱带我走街串巷,一边走一边告诉我:这是毛泽东同志故居,这是朱德同志故居,那是周恩来同志故居……可那时的我,只觉得故居都是“青砖伴瓦漆”,印象更深的反倒是故居旁边不断变高变靓的楼房。

我小学毕业那年夏天,在龙岩城区小住,父亲侃侃而谈,细细给我讲述1929年红军“三打龙岩城”的故事。父亲不管我听与不听、懂与不懂,一股脑儿全塞过来。总之是让我强化了闽西老区“二十年红旗不倒”的记忆。

在我也开口“他乡久居即我乡,吾心安处即故乡”之时,父亲仍执着地隔三岔五带我回闽西,似乎那个原乡有他解不开的情感和心灵密码。高中毕业那年,我来到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深深鞠躬。正是在那里,我听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中,每前进一里路,就有一位担任前锋或后卫的闽西子弟兵倒下。也是在那里,我还听说,湘江之战的幸存者韩伟将军本是一安葬在闽安协台衙门后侧约2公里处的虎头山麓。

犹记在纪念碑前,父亲当着我的面,讲述了马克思“面对我们的骨灰,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”所蕴含的道理。在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誓师之地龙岩白土镇凭吊,我似乎听到了远去的车辘辘马蹄声,铿锵在耳的不仅是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更有李大钊同志的名言:“高尚的生活,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”

听多了我父亲讲的故事,我外婆的心愿之一,是去龙岩市上杭县的古田会议旧址走一走。意外的是,这个党外知识分子,第一次来

到龙岩,竟被这处名声在外的红色圣地所吸引。外婆说不出诸如当年这里曾燃起一簇驱逐命运的火炬,照亮了一支军队扭转命运的拐点,成为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这样的话语,却也一脸真诚地说:“古田会议永放光芒”八个大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每年回老家过春节,驱车临近龙岩城时,父亲张口不是“红旗跃过汀江,直下龙岩上杭”,就是“铁军真是铁,一鼓下汀龙”,甚至还唱起了“岭上开遍映山红”。背毛主席、陈毅元帅的诗词,我比不上他,但唱歌却技高一筹,他比下去后竟也高兴,笑说“革命自有后来人”。

参加工作两年来,我和大学毕业的表弟去过国内外不少城市,便常在一起评头论足。曾几何时,人们把展现一座城市的魅力和最佳风貌等同于高楼大厦、灯红酒绿、潮流设施,却忽略了城市的灵魂和历史文化底蕴。而龙岩这座受过红色洗礼的英雄城市,这些年依然英雄辈出,谱写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骄傲和自豪。2023年末,一则喜讯让闽西人民欢腾不已:连接福建龙岩市与广东龙川县的龙龙高铁龙岩至武平段,定于12月26日通车。如今的龙岩,奥运冠军辈出,运动员的拼劲和坚韧,何尝不是闽西这块红土地的精神指导和养分给予。

二十多年间来来去去,翻开红色闽西的封面,油然而见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牺牲的身影。历史的车轮在建设号声中滚滚向前,变化的是时间,不变的是精神,一直指引着龙岩这座城市奋勇向前。

【我思我想】



关于马的杂想

■吕少京

我对马的初次印象,来自一本旧杂志。那杂志里有幅古画。画上的马,胖乎乎的,不是我想象中四蹄生风的样子。后来在旅游景点见过几次真马,被拴在棚子里,毛色暗淡,眼神木然。游客花二十块钱骑上去,沿着水泥路走一圈。马就那样机械地迈着步子,马蹄铁发出单调的声响。那时候我脑子里蹦出个疑问:这看起来有点呆的家伙,凭什么能在历史里占那么大的分量?

后来多翻了些书,才明白点门道。书里的马,和眼前这些,好像是两个物种。

《史记》里写,汉武帝为了大宛国的汗血马,能派大军跑那么远去打仗。今天听来有点不可思议,差不多像为了台进口发动机发动战争似的。但那时人真把那马叫“天马”,从西边极远方来的,带着神秘光环。马镫在汉朝还不普遍,骑手和马几乎是长在一起的。马的性格暴烈还是温顺,能直接决定一场仗的输赢。所以那不只是牲口,那是战略资源,是帝国的脸面。

诗人眼里的马,又是另一副面孔。情绪更多,也更加活灵活现。杜甫写过“竹批双耳峻”,形容马耳朵像削尖的竹子。我没见过这种耳朵,但这比喻真妙,一下子就那种机警劲儿点出来了。爹爹那句“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”,我也喜欢。塞外冬天,草枯了,雪化了,马跑起来都觉得轻快,那种舒畅感全在里面了。

当然也有让人心里发沉的。马致远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太有名。每次读到,脑子里就浮现一幅画面:一条望不到头的土路,西风刮着,一匹瘦马孤零零站着。马上有没有人,都没有写,但那份疲惫和漂泊感,浓得化不开。

马和忠诚这词,老是绑在一起。故事里尤其这么讲。《三国演义》里,关羽的赤兔马在主人死后,竟然“数日不食草料而死”。按现在的眼光看,这情节编得有点太刻意。但古人好像特别信这一套,觉得一匹马能把“义气”做到这个份上,比很多活人都强。还有《西游

记》里的白龙马,本是龙太子,变了马就一路默默驮行李,很少抱怨,到关键时刻才现身帮一把。这种忠诚,是踏踏实实、不吭声的那种。

这么一来,马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符号,具有各种精神。说人精神好,叫“龙马精神”;说老头还有干劲,是“老骥伏枥”;抱怨自己才华没人懂,就说“千里马常有,伯乐不常有”。徐悲鸿画马最有名,他笔下的马都瘦骨嶙峋,但脖子昂着,四蹄撒开,一副要冲破画纸的架势。那画的早不是动物了,是一种憋着劲要往前冲的情绪。

有时候,这些关于马的零碎念头,还真能派上用场。倒不是激励我干出什么大事。就是加班到很晚,或者觉得日子重复得让人发闷的时候,脑子里会莫名其妙冒出那句“弩马十驾,功在不舍”。意思是,笨马拉车走十天,也能走很远,贵在别停。想想自己,也就是个普通人,没什么特别的天分。但像匹普通的马一样,认准一条路,闷头走下去,总也能走到某个地方吧?

马的一辈子,挺单纯的。套上车轭,就得走。走过京城平坦的官道,也走过边关粗粝的沙石路。路,就是它全部的意义。这道理不花哨,但实在。

现在住的城里,晚上只有汽车开过的声音,像一阵阵风。但偶尔静下来,闭上眼,还是觉得能听见另一种声响,从很深很远的地方传来的,“嗒嗒嗒”的马蹄声,混着风声,沉稳得很。那声音好像在说:路还长,别停。

杂志上胖胖的唐马,景区里没精打采的马,诗里陪着人欢喜忧愁的马,还有故事里那些忠烈的马。它们在我心里,慢慢模糊了界限,混成了一个影子。它不嘶叫,只是偶尔,在我觉得路太长或灯太暗的时候,用它那种特别的、敦实的声响,轻轻顶一下我的后背。于是,我便知道,该继续往前走了。

【瞬间感悟】



一树梨花开

■郑秀杰

老屋左边十来步远,有一棵梨树。说它老,我记不清确切树龄;说它不老,它倒陪我走过了半辈子——那是我亲手栽的,算来该有五十年了吧。在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侵袭下,它脆弱的枝桠上缠满了不知名的细藤,皴裂的树皮也覆着一层萎焉的苔藓。可老梨树从不含糊,到了季节就开花,结果,就像村里的老人守着老皇历,不曾有过半分懈怠。

春分一过,老梨树便攒足劲儿绽放。千枝万桠缀满雪白的花朵,蓬松如云端落雪、月下霜华,在春日下泛着温软的光。一时引得成群的蜂蝶闻着甜香味赶来,蝴蝶的粉翅在花间翩跹,蜜蜂则钻进蕊里采蜜,香气绕着树干打转,被风送得老远。等到花瓣飘落,这场轻柔的“雪”过后,青绿色的小梨便怯生生地探出头来。只是这果子即使成熟了,到底与人无缘:梨树那么高,朝天的枝桠,果子刚挂上就被果蝇叮得厉害,长着长着就歪了身子,带着满身褐色的疤痕。那些熟透的梨果给人的口感是酸涩的,但也有其高光时刻:果子狸会趁夜色攀上枝头,叼起最饱满的一颗跃入草丛;晨光里,成群的鸟儿啄食果肉碎裂的声响,会吵醒多少清梦不说;甚至连蚂蚁都排队沿着树干开辟粮道,搬运这酸甜的残渣。它们都觉得享用这馈赠是必然的,仿佛只有这样,才是果实本该完成的旅程。

几次回老家,见梨树周围杂草丛生,藤蔓缠绕,心生不忍,便想着为它修剪一番。我找来一柄生锈的锄头,弯腰在树脚一点点刨去草根,直累得

手心发红。又用簸箕捉来父亲曾烧过落叶的黑土,小心翼翼地培在根周,还特地往根旁埋下几把复合肥,盼着老梨树再长得精神些。

最难的是修剪枯枝时,那条老旧的木梯靠在树干上,会吱呀作响,爬到半截梯子就晃,吓得我手心全是汗。当我踮着脚够到枯果的枝桠挥剪时,因用力过猛,刚剪到第三根,脚底一滑,人就顺着梯子往下溜了半截,幸亏扔了剪刀,抓住树干才稳住。我可被吓得不轻,再不敢往上爬,只得停止修剪。

正月,照往年的老规矩回老家陪父母过元宵。外出的乡人大多回来了,原本空荡荡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。几个老乡路过老屋时,见那满树雪白的花儿层层叠叠缀着,朵朵花瓣在风中轻晃,一时竟停下了脚步。一个老叔摸着粗糙的树干感叹地说:“这么好看的梨花,结的果却不能分享,真是便宜了山里的动物。”旁边的李嫂接话茬,出主意:“给果子套袋呀,防蚊蝇,果子也长得周正,家人回来也能尝个鲜,也算不白打理了这梨树。”

听着众人的话,我心里动了念。毕竟费了那些力气,可不能白干,若套上袋,梨子既能避开虫害,又会长得饱满甘甜,下次回来,尝尝自己种的梨果,该是件开心的事。

可刚跟母亲提起,就被她摆手止住了。她坐在门槛上,晒着暖阳,慢悠悠地说:“傻孩子,就算是猫狗,也得吃东西呀。果子被谁吃不是吃,都是条性命,没两样。再说你们姐弟都



【坊巷里弄】



在城里扎了根,一年还能回来几趟,就算果子长好了,能吃几颗?咱们省心,不用费那劲儿。”母亲的这番平常话,让我断了给果子套袋的念头。

好久没回老家了,过了这个年,想必又是大地回春时。而那棵老梨树呢?又在酝酿着下一场花开美丽的心情吧?它一定还会在那个童话般的秋天里,用黄澄澄的梨果馈赠果子狸、麻雀,好让它们在这片寂寥的土地上,给村子带来些活力与温情。

如今,我也年过半百,每次回老家,就爱以看梨树为借口,在树下待立半晌。梨花依旧年年开,像是给父母的鬓角新添了几缕白发,那丝丝带着岁月沉淀的柔软,在我看来,总藏着说不清的伤。上次,见父母的背更佝偻了,脚步也蹒跚,特别是眼角的皱纹深如沟壑,就像老梨树身上的苔痕。那一瞬间,我似乎看到了下次梨花飘落时,母亲的白发又会掉落几根?这轻飘飘的想象,会砸得人心发沉。我忍住不去想象,可年少时那些与父母、老梨树有关的记忆,偏偏在眼前浮起:小时候,母亲在屋前缝衣,父亲则坐在一旁抽旱烟,几条小狗在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